

龙江剧表演艺术面面观

■ 王立斌

戏曲艺术是以表演为中心的，正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所言：“中国观众除去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而外，更着重看表演”，“群众的爱好程度，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”，“因而京剧舞台艺术中以演员为中心的特点，更加突出”。京剧如此，一切戏曲皆如此，龙江剧当然亦如此。

因此，研究总结龙江剧表演艺术的成功经验，就成为整个龙江剧的中心任务，它对于龙江剧的繁荣与发展，具有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。

一、戏曲化

龙江剧虽然是地方戏曲新剧种，但是它毕竟属于戏曲范畴，所以它的表演艺术，也必然首先具有所有戏曲表演艺术的共性特征——戏曲化。

这种戏曲化，集中体现在写意化上面，而写意化的构成，又通过虚拟化、程式化、夸张化等手段来实现。著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指出：“写意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虚拟的手法，但并非一切虚拟都可称之为写意。从事实、实境、实物和自然形态的言动中解脱出来，为了追求一种超越这一切的更高目的和更高境界，一种客观的实在状态所包容不了的情态意境，这才是写意。写意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，在戏曲表演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对时间空间限制的突破，以及动作、布景的虚拟。”龙江剧的表演艺术深得写意之妙，并以虚拟、夸张、程式等为主要手段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。例如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老师在龙江剧《双锁山》扮演的巾帼女杰刘金定的表演艺术中，就充分运用了“枪花”的夸张表演，“开打”的虚拟动作，“圆场”的程式动作等等，营造出双锁山那英武、神奇的意境之美，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、形神兼备、韵味无穷，戏曲化特点强烈而又鲜明。

二、地方化

作为地方戏曲新剧种，龙江剧的表演艺术重点与关键是突出剧种特色，在地方化上大作文章。也就是创造并强化本剧中表演艺术的个性特点。

众所周知，龙江剧和吉剧都是以东北二人转、拉场戏为母体发展而成的地方戏曲新剧种，因此如何在表演艺术上同相近剧种——吉剧相区别，又自然成为龙江剧表演艺术创造工程中的重中之重。

龙江剧的表演艺术家们知难而进，勇于求索，善于创造，终于在表演艺术的地方化上取得长足的进步，获得辉煌的成就。例如白淑贤老师在《双锁

山》的表演中，就在戏曲表演的基础上，糅进了东北大秧歌的“秧歌舞”，二人转中的“立绢”、“里翻绢”、“外翻绢”、“抖扇”、“切身”、“腕花”等动作，增加了浓浓的二人转味儿，地方特色十分浓厚。又如她在龙江剧《柳荆荆传奇》的表演中，也将京剧表演程式动作“倒提柳”枪花、“皮球”枪花和二人转中的“花棍出手”、“手绢出手”等表演绝活巧妙地糅合在一起，形成有机的整体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喜爱和专家们的赞赏，其一致的根据和理由就在于：地方化。

综观整个龙江剧各行当、各剧目的表演艺术，地方化成为其中的最大艺术亮点，也成为整个龙江剧表演艺术的智力支撑。例如《张飞审瓜》中，姚德全拦住郝玉兰之后，就成功地运用了二人转“掏灯花”的表演动作：姚半蹲叉腰“亮相”。郝一手撑伞一手抱娃娃“亮相”。接着，姚扬头挑逗，郝以“顶腰”动作表示愤怒。随即姚“走矮子”，在郝腋下由左向右转一圈，然后反转“亮相”。这种“转一圈”的表演动作，就是“掏灯花”，这一动作既表现了两个人物的特定关系，又表现了姚对郝的调戏过程，真可谓“一箭双雕”。在《双锁山》中刘金定险些从马上摔下，王凯快步抢扶时，《皇亲国戚》中白忙与二凤的调情时，也都运用了“掏灯花”的表演动作，增强了龙江剧表演艺术的地方化特色。其他如《张飞审瓜》中张飞的出场，运用了二人转的“三步半”、“前后踢”、“车轮扇”、“立抛扇”等技巧；《皇亲国戚》中杏花出场前先抛绢，上场后接绢的二人转“手绢出手”绝活；《柳荆荆传奇》中开场的群舞，糅进了二人转的“单鼓舞”语汇……如此等等，都使龙江剧的表演艺术地方化程度明显提升。

三、现代化

21世纪的龙江剧表演艺术，必须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，以适应新时代新观众新的审美需求。因此，龙江剧表演艺术的现代化，也当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课题。在这方面，同样成就显著。例如白淑贤在《双锁山》、《荒唐宝玉》、《木兰传奇》中的中国书画艺术的表演，就显示出新时代艺术多元化的特点。又如《荒唐宝玉》中糅进了现代舞的舞蹈语汇，也成为龙江剧表演艺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